

第一回 余尔陈

第二回 陈都宪

第三回 曲云仙

第一回 余尔陈

假侠夫千金空托真义士一缄收功

我辈自钟情，无端呱呱生。

关门时入梦，思到几难名。

翼北凌波血，枝连异域索。

块然非血肉，终日易如醒。

人情一到痴来，就不止却又撇不开，丢不下却又扯不拢，真叫赤紧紧情粘肺腑，意惹肝肠，如何摆拨。但天下有真义士，有假豪侠。真义士靠得，假豪侠靠不得。天下事有有意就，有无心成。有意偏难，无心偏易。黄衫豪客不是霍小玉寻将得来，许都虞侯也只是韩君平一时凑着。若循着虚名，昔有个张君，任侠仗义。天色近夜，有一人仗剑，手提一囊，鲜血淋漓，闯进门来，对张君道：“我有一个仇人，今喜一剑诛之。还有一恩人，须得数百金相报。闻君高义，愿为我了此事！”张君倾囊相赠，遗下血囊亟去。天将晓，张君欲取人首埋之，开囊看，却是个带血猪首。是数百万之物，却为口头豪侠骗去。如今人说此人有才智借他，才智之人也有为人借的？说此人有势力帮他，何曾见势力的人白白为人用？只看人都看拣有势力的，与他结亲，与他交好，还叫烧冷灶预为之地。不知事情已到的时候，央求着他，何曾相饶这分上？人十两，他反要二十两，还道是有情。若把豪侠在势力中寻，精错了眼，且受他亏。这也是已然之鉴。

人心冥漠未易知，杯酒方新意已移。

每过夷门一垂泪，寥寥此道正堪思。

吴中有一秀士，姓余字尔陈，年少风流，沉酣书史。笔底长篇古文，大幅诗词，也不怕写肿了手，费尽了心。便是八股，他更能日新月异。屡次考试，都在人前。江南名社中，都称他是白眉。但年纪未及三旬，虽有了妻室，常时道：“司马相如单守个远山眉口霞脸卓文君，也太拘株；牛僧孺到得个节度平章事，十二金钗，纵为乐亦已太晚。趁着年纪小，家道足，正当酣红昵绿，怎可虚度时光？只是佳人不得才子，做了丹凤随鸦；若是才子不遇佳人，那曾见蒹葭倚玉？须似苏东坡对着朝云、琴操，白乐天携着樊素、小蛮，这才是天地间乐事。”把金白如土块，任踪迹如浮萍。某处有甚名妓，也不计百里几程；某处有甚绝色，也不算黄金白璧。但只说茫茫宇宙，怎寻不出一个倾国之

色，可意之种？

沉香亭畔少轻盈，太液池头苦瘦生。

寂寞苏台走麋鹿，令人何处觅倾城。

正巧在姑苏名妓朱弱生家，见他一个妹子朱小娟：轻烟一缕入眉生，眼角溜波明。鬓蝉云深，靥含霞浅，唇着些猩。一段轻盈难把握，弱柳傲风晴。更堪奇处，薄翘初月，声转新莺。右调《秋波媚》一见叫声：“死也！”身子是雪狮子向火，矧作一团；一双眼，光溜溜只把小娟相，把个小娟相走了。对着弱生道：“西施出现了。你家是个响屧廊，采香径了。若不配我这风风流流范少伯，对了吴王也枉了他这一生。”赖住不肯，要思量入马。弱生道：“和尚带网子，早哩。他还没有梳拢。”余尔陈道：“任你要多少银子使费，我今日就梳拢他。”弱生道：“好急性子。这还要择日过礼，岂可如此造次？”这余尔陈跳跳的似炒虾儿，等不的红。早被温家看做雏儿，敲得出来的了。若是余尔陈会等，率性多费些钱讨了，却也干净。怕见阎罗王，却与鬼计较。

本日就与弱生宿，那许多等不得极态，都做在弱生身上，又还与弱生计议。这弱生不为自己家里为你？自然也多科派些，道这须送妈多少，为小娟治扮首饰衣服多少，怎么治办酒席，如何赏赐。还又道：“你只见得我小娟的外貌，还不知道他的内材，便是玉也光润洁白。他不过性格儿极温柔，语言儿极俊雅，心思儿极灵变。既识得字，也会写字，是一个不戴儒巾的女中秀才。不知有什么福分的，才配得他。所以低三下四，似这一些刀笔的鄙俗书吏，经营的庸俗商贾，拢不上来。便都是些痴蠢的财主，都是些铜臭的上舍，也是癞虾蟆想天鹅。若肯将就些，也轮不到你了。”

广寒宫里一枝香，未许庸人得近将。

自是清芬天上种，谪来惟得伴仙郎。

说得这余尔陈心里痒痒的，快活得说不出，紧紧搂住弱生道：“我的娘，若打合得我早成就一日，我便拜你、跪你、做衣服谢你。”弱生道：“我这撮合山不弱，也要你手底凑得来，说得凡是无钱不行。”这痴子眠里梦里在了小娟身上，那里还顾得什么钱财，科派一两，断不肯只用五钱；主张两件，断不敢只出一件。那知这些娼家：洋洋如巨海，精卫不能满。

捱到那日，尔陈也巴不得一个天晚。朱家把小娟插戴得假袅袅婷婷赵飞燕。这余尔陈也用心打扮，打扮得似一个齐齐楚楚的潘安仁。真正好看：看这一个，真果是文章中的魁首；那一个，真果是女中的班头。到那时候：一个雏凤别翎，一个渴龙奋爪。一个娇怯怯，神惊意乱；一个急煎煎，手乱脚忙。一个不知音，怕的是玉管横吹；一个久得窍，猛待要金针直下。一个锦被紧偎，强认作十重铁甲；一个绣裆若折，捺不定三寸毛锥。避的避，就的就，那讨轻车

直上武陵源。霞侵鸟道，不忍听宛转娇啼；云掩鸿沟，奈难住嘘吁巧喘。做到兴酣玉杵沾红浪，力尽乌江溢白波。

余尔陈是极急的肚肠，少不得也下些水磨工夫，自然是要个款款轻轻，深怜缓惜。早起庆喜贺新，这都是不可少的。似这一个少年书生，遇着了一个妖娇女子，怎不做玉天仙捧在手中。以一个初出行院，不曾迎新送旧惯的，遇着了一个文雅书生，也必至相亲相爱，两下里已热吸吸的了。况且娼家派头，日高还未起来，吃些鸡子酒，梳洗已毕，已是日午。略抹抹牌，着着棋，打几回双陆，调弦弄管，便是一日。东道又到了。

一枕阳台梦正酣，映窗初日弄朝暹。

弦歌又捉传杯去，岁月堪嗟乐意淹。

这小娟又喜弄些文墨，这余尔陈会得点染几笔，便就教他撇几笔兰，又指点令他作几句歪诗，日子尽混帐得过。

不觉又是一月，那龟子与老鸨又思量寻一姐夫了。余尔陈也待再与他些银混过去，倒是小娟道：“这样也不是你的日子，也不是我的日子。他这样人家，便或担挑的银子，也填不满。你须有尽时，我又出不得风尘，这须不是长策。若你果有心，挈得我一同出去，便做小伏侍到底，我所甘心。”

余尔陈正在梦里，被这一点化，也似醒了些，便央弱生对龟子说道要娶他。龟子只是摇头不肯，说道：“咱家坐下千来两债要还，每日费用也须得两数银子，都靠着。把他嫁了人，将什么还债？将什么过活？余相公也要转动一转动，也等咱们再寻一个人，多捉他两数银子。咱们门户里边，当不得他家的。”不但不肯与他，倒要他起身。只得又央弱生说：“或是三百五百，或是一千八百，凭他出一个价，我措置与他。”龟子道：“不卖是不卖，他在这边一日一两，也擢他三百两。他怎么做强要我的？叫他别想。莫说五百，就是一千，我也断不与他的。”

纵教珠十斛，未许买娉婷。

这小娟只是倒在余尔陈怀里，哭将起来。余尔陈好生过意不去，想道：“我如今囊篋将空，家中没有寄来。三五百金，还须借贷设处。他如今竟不肯放一个嫁字口风与我，怎处？”

那厢见余尔陈出手也慢，料他必是前去后空，拿不出。定想着要讨了他，就不肯用钱。在小娟的面前，红着脸儿发话道：“你自小儿吃穿，拜教你吹弹，也不知费尽了我多少心机，多少钱钞。如今只待随着孤老，我看你做什么！我这般人家，说不得一夫一妇，早间送旧，晚上迎新，日里的不算。没钱王孙公子立刻要他起身，有钱便花子也顾不得！嫁是不嫁的。回复了你的肚肠，莫要捱过了日子，两相耽误了，闹的吵的。”

这余尔陈也涎涎的不好过，也就私下与小娟计议道：“我在此不用钱，你妈絮聒，连累着你；在这里用钱，他原是喂不饱的个狗，也当不得正经。不若回去，拿了千金，再找上一个有势力豪侠的，定要弄你去。”

细雨泪偷垂，心伤几欲摧。

何当倩磨勒，夺取出深闺。

小娟道：“舍得舍不得你去，但你手底无钱，要赎回我的身子也甚难。不若你先回去，再图谋罢。你去之后，他必令我再去迎新客。我既适了你，情投意舍，断不肯再抱琵琶。拼得打骂，我立心以死自誓。他或者无或奈何，你又重聘相求，放我有之。但须古押衙其人，若不能制他，无济于事。又有你千金设处，不知何如？若托之空言，有觅妾于九泉之下耳。”余尔陈道：“我阅人多矣。所见才色，无出卿右。况德性又自过人，上天下地，自必相从，肯惜千金，负我佳卿乎！”小娟拈笔取花笺书一绝道：私语喁喁泪暗垂，千金莫吝赎蛾眉。

何时杯酒残灯下，重诉今朝惜别离。

尔陈也濡笔和一律道：

金尽床头橐欲垂，临歧执手蹙双眉。

丈夫然诺无轻负，肯令延津剑久离。

尔陈又对弱生道：“小娟与我作合，全恃贤姐。我此行当立致千金以赎小娟，其中还要贤姐替我玉成此事。”只是小娟含凄饮咽，好生不胜。那龟子见余尔陈去，不胜之喜了。

余尔陈到家，极口称道小娟才德，所以为他留连：“如今他誓死相从，我已允他赎身，因囊橐萧然，归家措置。”其妻极是贤惠的，并不阻挡，但千金也不是旦夕有的。这边小娟才貌，人人都晓得，但未破瓜，人不轻易来看他，这番便有厚价，思量结好。小娟并不肯相见，道：“我与余郎相约，并不从人。”鸨儿大怒道：“我家里要日趁日吃，怎并不从人？我今偏要 you 从人，看你硬得我过么？”那小娟只是闭门。来的队进队出，要见小娟，小娟只是不肯，还连累鸨儿受了人家几场骂。鸨儿恼了，也骂道：“贱歪落骨，贞节牌扁断不钉到俺们门上来。许你嫁一千两，决不九百九十九两放你出门。不许嫁，不怕你生了翅飞去。你道从良好，在这厢朝朝杯，夜夜笙歌，穿绫着锦，少什么子童后生，日日新鲜。从了良，撞了个狠大娘，赶在灶脚跟前，粗衣淡饭，老公不得近身，还要打折你的筋哩！”先是骂，骂不肯，渐渐也强领几个子弟们进来，见了他那样不梳头，不洗脸，不来招架，他有钱不会到别家使？也去了。鸨子越恨，来毒打上几场，小娟也就悬起梁来。

宁为出水莲，不作路旁草。

莲生得人怜，草枯萎周道。

这番恼了龟子，道：“他把死吓咱么？”于是又痛打了一常弱生对着妈道：“且搓挪着，看他回心罢。在这厢还是几两银子。”妈道：“你是狗护畜生么？他要是舍得死，我也就舍得埋！”这却也心里有了个放他的意儿了。

这余尔陈在家里设处，也做将近就了绪。忽然间那一日，小娟央篦头的王小九寄一字来，尔陈拆开，只见上写着：辱爱妾朱小娟顿首：妾赋材葑菲，分萎风尘，何期缘合三生，允置二室。衾绸夜捧，羞秋月之窥窗；研墨朝供，羨春华之满楮。歌残鸡唱起，呜呜调叶秦箫；枕欹鸭烟消，渺渺梦回楚馆。愿拟罗襦之着体，敢为清形之离人。笑生娇靥，难矜兹遇为奇；痴入回肠，不解此双何乐。奈以慈乌频聒，致令骊驹载歌。声儿咽而不成，指交馆而不释。心逐兰舟欲远，兀兀存身；梦惊莲漏编长，迢迢萦思。可人方别，狂且沓来。睹可憎面目，螺闭自全；逢不情谴诃，虎怒横至。勇奋老拳，鸡肋啄残淫鸩；饱膺毒手，蝉鬓蜕尽灵龟。命何不犹，罗此惨苦。所恃仁人恤涸，义士寻盟。方塘莲萼，得脱污泥；幽壑兰枝，获远荆棘。便当分守小星，向蕙而侍栉；宠辞当夕，仰樛木而避轮。不则楼可，节不可亏；井可沉，身不可辱。一死为期，妾无惜矣。千金市骨，悔何及哉！

纸上泪痕点点。余尔陈也不暇寻势力之人，竟买舟星奔来。正待阖门拢船，见先有一只座船泊岸，问时，却是他社友江公子，在北京省亲回来。余尔陈听了，满心欢喜。道他父亲在朝见居要路，抚按又是同年，可称个最有势力之人。但不知他肯担当这事否？忙写帖去拜他。相见，先问了他老尊起居，然后安慰他行路辛苦。江公子相答了，也问余尔陈的近来景况，因甚在此。余尔陈便搭上道：“此间狭邪朱家，有一小娟，小弟闻他色艺双绝，用银几三百金梳拢。他果然清而不寒，艳而不俗，手足之纤，眉目之美，肢体之柔滑，无一不到奇绝处。”江公子道：“天下有这等美人？”余尔陈道：“这犹自可。他手底兰笔笔生动，口中诗字字清新。也会鼓琴，也会手弹。那紫弦索双陆骨牌，更不须说。”江公子道：“果然是一个尤物了。”余尔陈道：“更有妙处，他性格极温柔，能曲意承顺。若待颐指气使，也不灵变了。”

妍姿绝艺性温柔，自是深闺第一筹。

只恐陈思能赋雒，笔端难尽这风流。

这一铺排，早已动了江公子的火了，遂说道：“既然这等美好，兄怎不娶了他？”余尔陈道：“小弟愿娶，他也愿嫁，有成约了。”江公子道：“果然真么？”余尔陈道：“千真万真。小弟因到家下措置银子，为他赎身，龟子逼他接客，他又不从，备受凌辱。他有字来。”遂即取出书与江公子看。江公子道：“是他的真笔么？”余尔陈道：“怎不是他的真笔？小弟合他相与两个月

，笔锋、口气久已熟之。只是龟子可恶的异常，小弟已具了千金，只是不谙事故，恐怕为龟子所欺，还得一个能压伏得他的才妙。”江公子道：“小弟如何？”余尔陈道：“恐不好劳台兄，口制此龟便是瓮中捉鳖了。”

时座中有一个人，是江公子的表弟萧集生，陪堂惠瞻泉，也笑将起来。江公子道：“兄不必忧虑，小弟为兄作一古押衙。”余尔陈道：“若果然兄肯垂手，小弟情愿将千金就送到兄处，凭台兄主持。”

七十乌狼如内监，烟花寨峻似宫墙。

待凭杖押衙老手，打命就仙客无双。

余尔陈得他承认，遂先去赶到朱家，与小娟通个喜信，道：“银子我已竟足了千金，还央我一个至亲江公子来管，乌龟不怕不依从了。你且耐心，只在一二日间停妥。”小娟遂不留他。乌龟也晓得他定要来娶小娟，也故意不兜揽他，待他央了人来说，可以搭架子措勒。余尔陈即刻叫下一只大酒船来桌酒，请江公子、萧集生、惠瞻泉陪。还唤两个名妓游虎丘。大小管家都有酒厚赠。次早，余尔陈将千金央萧集生作眼目，送与江公子道：“脱有不敷的时候，小弟补上。”江公子掀髯道：“以小弟之力，自然容易集事，料那龟子也断不敢求多。兄移舟石灰桥畔，到晚间弟自然护送如夫人至舟。”余尔陈道：“如此，小弟自然厚报兄德。”江公子道：“小弟原是爱怜佳人才子，出心愿为之作合，岂图报哉！罢柯制的「咚滔粲姿琛？

绕柱不号秦政魄，徒倾燕国笑荆轲。

还拿了二十两银子，与了江公子的心腹管家极会作威福的人，许他事成了再加倍酬谢。惠瞻泉、萧集生前有折席，如今折程，要他做帮衬。集生不收，瞻泉自笑纳了。他自己的船移在石灰桥边专待。

这边江公子，差上两个管家去叫乌龟。乌龟一到，这江公子大发雷霆之怒，道：“你这奴才，怎么哄骗余相公，赚他千金，又骗他五百多的聘金，还不与他女儿吗？”乌龟道：“小人怎敢？余相公为梳拢小人女儿，曾费过四十两。及至后来，要小人的女儿，小人这女儿，为教他吹弹写字学画，费勾数百金，都是五分钱还债，日增月添的。还有一家口嘴，都靠着他养活，实实舍不得，所以不肯嫁人。余相公说把五百两要小人女儿，小人道就是一千两，小人也不肯卖。何曾见他五百来？”江公子道：“这奴才什么人物儿，开口就说一千，明是诈他。如今我要这女子，抬来看，若生得好，与你三百两，要不肯，余相公替我老爷带回俸资银千两被你骗去，送到县家追比，把你女儿官卖抵债，叫你人财两失。”乌龟道：“天理良心。余相公破费得百十两，也是我女儿肉身抵当。相公说是要我家的女儿，小人实是一家所靠。”江公子叫掌嘴，小厮过来几个大巴掌，叫写贴送到理刑厅去。那惠瞻泉便过来打合道：“你这厮

好不会说话，公子性儿可拗得么？你只该说也是养活女儿一场，三百两不勾，求再添些还使得。要是到官去，官肯为你么？”乌龟道：“这女子实是一家所靠，求相公方便些。”惠瞻泉与管家说：“给他六百两。”五百两乌龟到手，一百两管家与惠瞻泉。当面立下了一张卖到江处文契，即刻抬人。这小娟却也喜孜孜的上了轿来。

啾啾樊笼鸟，宛颈几踟躅。

幸遇开笼人，翻飞远丛保

这厢余尔陈整衾绸，焚完水，笔床茶一，只待西子作五湖游。忽见一个人急急忙忙的赶到，道：“江相公拜上余相公，龟子被相公拿来打急了，投水死了。公子怕有口舌，自在料理，叫相公作急先回。”余尔陈听了，果然连忙作速开船。不知朱小娟已竟自到了江相公的船上了。实指望见余尔陈，至走入官舱，不见余尔陈，却见一个：

短须猊桀带微黄，虎体熊腰气激昂。

珀结玄巾朱色履，罗衫时喷麝兰香。

小娟一见，便知道是江公子。上前道了一个万福。江公子笑道：“果然一个好人。”便一把绾住了手道：“小娟，你知道么？余尔陈因措办不出千金来，所以力不能制龟子，今已将你让与我了。”小娟急忙作色，把身子闪开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他昨日面言，以千金托公子娶我，不要取笑。”公子道：“岂是取笑？那龟子的契约，都写到江处了。”小娟道：“这不过是借意。”公子道：“娶妾可是借得的？你看我声望人品，与究酸远甚。”小娟道：“贱妾誓奉余郎巾栉，贫富原所不论。”公子道：“余生自度力不能胜，他已弃了你，你何必还恋他？”小娟道：“断无此事。公子，负友之托不义，夺人之配不仁。小娟此身以死自誓，再不他适。”公子道：“罢了，你非我也决不能出得龟子之门。既至此地，也决不能出我之门了。何必如此作态？”才到把身子逼将过去，小娟用手猛力一推，一个逼到东边，一个避到西边，团团似元宵走马玩灯的一样。那公子急了，一把死命的搂住，要他去入房舱，怒得小娟去把手抓他的脸，公子也只得放手。小娟便大叫起来，说：“江公子威逼死人！”推出舱门，却待去投水，适值萧集生、惠瞻泉正在舱门以外，张望他两个人的做作，急拦得住，拥入舱中。惠瞻泉道：“公子，五经欠念得熟，这势力只可使在那乌龟身上去。”萧集生道：“罢，以义始，以义终罢。”江公子也着恼道：“我不怕他七碗跳到八碗里去！”混了半夜，弄不上手，只得各自打个铺。因怕他叫喊投水，也就回家，待着家女人搓挪他。

猛火虽云烈，入金坚当若何？

先是余尔陈到了家，无日不差人打听消息。知道江公子已到了，着人问信

，遇着船上伏侍的小厮书童，问他：“乌龟投水死，怎么了？”书童道：“乌龟是识水的，会死？”全家人道：“小娟可讨到手么？”书童道：“到手了，又不得到手。”余尔陈再问，道：“我不晓得。”问其余的人，也没个人答应回报。余尔陈好生鹄突，忙去见江公子，道在庄上；见萧集生，拜客不在家；见惠瞻泉，恰待出门，复回去悄悄的对他说：“所事学生费尽调停，已竟妥了。但老江有自为的意思，那小娟却倒有意于兄。如今在他的庄上，兄可速去见老江，要说出来，但不可说是我露的消息。”

此时，江公子哄着小娟，道前日的身银，原是江公子的，若是余尔陈措置得还他，听他去团聚；如不能还，自要归我。糊着他，弄在自己的庄上一座得月楼里，令庄婆服侍。自己却借拜客作个名色，在庄上来混。他或是涎了脸皮一阵，或是红了脸炒一阵。却当不得这个小娟，却原来是个耐惊耐怕的，就是拿住了他，他是决不肯从，要图机会从余尔陈。

妾身不可污，妾志不可没。

浮萍急浪中，因风亦相合。

一连走了两日，恰好遇着他拜客回来。坐定，江公子道：“前日为兄费尽了多少调停。”这句也是混话。余尔陈就侵一句道：“借兄之鼎力，小娟已在贵庄上。我今日特来相谢，领回小娟去。”江公子听了愕然，一时间不得不花了面皮，道：“正是这有些难说！当日立文契的时候，怎么好说个为兄出色？写了江处的文契。若是今日还兄，是小弟包揽；况且相见，兄之形容果然不诬，一时见财起意，小弟就收用了，容日再奉还原付罢。”余尔陈道：“兄怎么这样？兄以豪侠自许，小弟遂以千金相托，此乃负话了。”江公子道：“兄去寻一个千金分上，待小弟发一封家父书，其物兄得，就不相负。”余尔陈道：“我不要千金，我只要此女。”江公子道：“这却断断不可得的了，譬如兄拿了千金要他，他不能出来，请教贤兄，若是兄分上应得的妾，小弟何苦来白出此憨力？”余尔陈道：“此女贞心，断断不肯从你。”江公子道：“这也不须兄过为忧虑。俗话说得好，只要工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”余尔陈道：“兄要是再坚执，我就遗书令尊，出贴相揭了。”江公子道：“这却也不妨。兄若慨然，银子还可以得；若不然，人财就两失了。”余尔陈气得面目通红。他是一拱，道：“小弟要与小娟少叙，不得奉陪了。”

谁将好色易贤贤，一片贪痴未肯捐。

寂寂秦台扃孤凤，知之空咏绿珠篇。

余尔陈不平得紧，果去告诉乡绅，他的亲友。这江公子也是丑驴有名的。众人不过混帐说几句好看的话，谁肯去管闲事？有的道：“兄这所在，也失了眼了，江公子肯轻易为人的么？”有的道：“甌已破矣，不如只取了千金罢。

”余尔陈不听，只苦苦央求要人，众人也渐把他做痴物厌物不理。但屡次去访小娟，终不肯相从，他越的不能舍了。

那一日，在路上遇着萧集生，说江公子负心，又说小娟恋他，不肯失节，至于泪下。萧集生到怜他起来，道：“你原不识人，你看这干人，他是肯为人的么？若是小娟矢死守身，三日以内，当令连城复还。”余尔陈道：“兄若果这般伸手，小弟就当面拜跪了。”言罢，就倒身跪将下去。萧集生道：“兄何故为一妇人，就至于如此？兄暂且忍心耐意，弟自然为兄力图之。”情到痴来痴不胜，柔肠弱态自堪矜。

丈夫肝胆炎如火，敢为羈莺脱缴（矢曾）。

次日，江公子的内人因母亲寿日，乘轿出门。却见一个小厮，怀中微露一个封筒，探头探脑，走近轿前，又缩了回去。问是夏相公家的小厮，有字与相公。叫取来看，道：“分付面送的。”江娘娘叫：“取将过来。”一个小厮竟从怀中撮了去，这小厮来夺的时候，已竟是送到江娘娘面前了。江娘子便知此事古怪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忙将纤手接过来，拆开封筒观看，原是一幅花笺，上写着：足下自灵岩来，挈有丽人。余即之镜终破，而江郎之魔觉矣。得月楼头，清辉与艳色相映，不令人妒杀乎？明晚一觞相庆，幸虑狂朋酣饮，娱我良宵也。弟名不具。

这娘娘平日极有才略，醋也是醋得有道理的。见了这字，道：“他在苏州娶了一个女子来了。‘余即之镜破’，却是有夫之妇，‘得月楼头’，是瞒我藏在庄上。我且拜了寿，再作区处。”才拜的寿完，托言心疼得紧，要作速回去，姐妹们也留不住他。还叫不要与公子知道，恐惊动他。只令文童来随，这是京中随回来小厮。出得门道：“想是连日忧郁缘故，且到庄上去，消散一消散。”文童在轿后，心里突突的似舂凹谷。一到庄前，庄婆惊的尿滚屁流。那娘娘下得轿，竟上月楼来，见一个妇人在楼上：泪界残妆着露花，鬓云慵绾得欹斜。

玉腮斜托劳纤指，思绕巫山第几涯。

管庄婆道：“娘娘来。”这妇人忙起身向前道：“娘娘万福。”这江娘娘看他举止端雅，虽颜色愁惨，容华自是出人。使问：“你是谁家妇女？”妇人道：“小娟朱氏，秀士余尔陈配妾。”娘子道：“余尔陈不是我相公的好友？”小娟道：“想有交来。因我父亲作难相捐，特以千长江公子张主。不意江公子娶了，置妾于此，苦见凌逼。妾以合余郎有约，抵死不肯相从。所以妾不遽死者，欲求合余郎一面，明诉心迹。今幸遇着娘娘，愿娘娘与贱妾作主。”娘娘道：“这情果是真的么？”小娟道：“娘娘跟前，妾怎敢相欺？”娘娘便叫文童，文童惊的面土色，战抖抖的做声不出。娘娘道：“这不干你的事

，不难为你，你自管直说。”文童道：“前在苏州，有一个余相公来拜，说合这娼妇好，要讨他，乌龟不肯，要相公出来为。他叫缸请相公在虎丘顽耍。第二日，送一千银子与相公。相公叫乌龟来要买他，只用得六百银了，讨了这妇子在缸中。相公曾要合他同宿，他坚执不肯，后送到这里。”又问庄婆：“他两下曾相好么？”庄婆道：“来是相公常来，来时必定吵闹，相公从此恼了去，想是不曾好。”娘娘便叫过文童来：“你快去请余相公，去请了来，我好问个明白。你只说是你家相公请，不可说是我请。”文童道：“小的不得认的。”娘娘道：“你若不去，你若来迟，打死！”文童只得去了。

自期绠断瓶沉，何意珠联璧合。

娘娘叫小娟坐下，道：“我家也有几个妾，不是不能容你。但你是朋友之妾，岂可强占？你可检点你奁妆，待余郎到，你随去。”江娘娘也去看公子囊橐，果是一张六百两身契，那四百两封识宛然。

这厢余尔陈在家侧着耳听萧集生好信息，却见文童飞来道：“相公在庄上相请。”快活得紧，道：“想必是集生劝得回心了。”忙叫了一乘轿，二个家人奔将来，到庄中不见江公子，却见小娟。两个喜不自胜，小娟道：“幸得江娘娘开恩，今我随你同去。可叫乘轿，两个人来取妆奁。”余尔陈道：“轿与人俱在此，可作速谢了娘娘，迟恐有变。”小娟便折身来谢娘娘，娘娘道：“似你这样人品，我极重你，但强留了在此，于理不可。”便把文契与了他，把这四百两银子也赠他拿出来。余尔陈道：“我当日原拼千金娶你，这四百两是他出憨力省的，若取去，结怨必深。”再四不收。把轿子让与小娟，自己随后。两个家人肩了小娟铺陈，四个花梨木箱，原也是余尔陈办的。江娘娘又叫文童：“送余相公家，回话我才回家。”这也是江娘子周到处，怕路上遇着江家人，或至留难生事，说个娘娘差送，自不敢动了。这小娟：羁鸟脱笼，困龙归海。

月缺重圆，花残复彩。

余尔陈到家，引小娟参拜了大娘，取二两银子赠了文童。两个叙不尽离别相思之苦，赚掇凌逼之恨。只不知何以江娘子出来，使他夫妇完娶。那边江娘子毕竟等了文童回报，然后回家。

江公子到酒散回来，文童把这事一一说知。江公子闻听大惊，要追他也追不及了。不知女中人，那一个与他内里人说的，做出这事。要问娘子，这娘子极会讲道学话，反到说不该占朋友之妾，到是挑牙惹风。两下都付之不问，到也浑然。但羊肉不得吃，空惹一身膻，世人的嘴还要议论我。早知是如此，依了萧集生，义始义终，还得个豪侠名色。如今：曲栏寂寂画楼空，檐马叮当啸晚风。

帘畔玉人何处去，一轮明月自庭中。

次日，余尔陈去见萧集生，道：“幸得老江乃正到庄中，小妾诉出老江强夺之事，竟得送归。老江枉费了许多心，空花了一场脸。”萧集生点头付之微笑。不知这全是萧集生揣定江娘子性格，这绒儿全是他弄的。这可见江公子一团假义气，全是为己，那是为人？到不如萧集生不动声色之中，竟为余尔陈完了这事，全不露出，全不居功。这便是真豪侠，断不在嘴上。如今却何如得来？至于富贵中人，可以做豪侠的事，纵肯做，也不肯白做，终须叫不得豪侠。要傍人的，切须着眼。

第二回 陈都宪

错里猎巍科误中跻显秩

对天频叹息，怪他倒弄英雄。

浑不定，絮随风，悄没个根宗。

寒贱几淹耆硕，空疏平步蟾宫。

鹏折翼，燕凌空，口涎嗤困龙。

忪忪。

更纨绔芥收朱紫，铜儿蝇尾花口。

总无奈彼苍混沌，弄得是文章无据，衡鉴冬烘。

惟有几声浩叹，灰心铅槩，屈首牢笼。

右调《塞翁吟》

功名二字，真真弄得人头昏眼乱，没处叫冤。任你就念破五车书，词倾三峡水，弄不上一个秀才，巴不得一名科举。就辛辛苦苦弄上了，又中不得一个举人，捱不上打一面破鼓。到是一干才识无有的小后生，奶娘怀抱里走得出来，更是没名目的，剽得两句时文，偏轻轻松松，似枝竿粘雀儿，一枝一枚；弹子打团鱼，一弹一个。不谙些事故，每得了高官，任意恣情，掘尽了地皮，剥盘了百姓，却又得优升考眩这期间岂不令人冤枉？

白镪有时科第有，怨声高处利名高。

总来只是个天没道理，生了他在乡绅家里，自然是一封书、两封书，讨得个头名、二名，生了他在财主家下，拼却几十两、几百两，怕不得一等、二等？这样光棍，又与司里、道里熟识，便彼此交结，认作通家。这样人与司、道往来，便捱身作他门下，洋洋称名士，烈烈称英才。借人家的文字刻几篇，下面又假说注道：某中尊案首、某宗师二名、某观风超等；又文章后面批语下注名公某、当道某、名士某。窃附声气，强认作名社中人。这也是生就他这一副的心肠，这一副的脸皮，怪他不得，忌他不必。既没有金张家世，又无吴邓钱财。面皮不老心不乖，沦落名场何怪。

就是目今乡场，人谣道：“七十九公，公子、公孙、公女婿；八十同怨，怨祖、怨父、怨丈人。”我道只该怨天，还该自怨。生时怎不钻在他家肚中？大时怎不做他家坦腹？又有个谣道：“白马紫金牛，骑出万人羞。问道谁家子，雪白五千头。”不知道如今的时势，贿赂公行，买卖都是公做，有什么羞？试看其中有买着去的；有吃人撞去，惹出口面，名利两失的；有那头路也在，关节也真，他却不得进场，不能终常一同做事，搭披的到去，正主不去；一同关节，一个得中了，一个却见遗。事极昭彰，没人举发；事已败露，又得完全，岂不是命！岂不是命！况又有父兄作宦，两地进场，彼此打换，父兄当权，下边承迎，我却输他没有这样的父兄；他是三千，我便四千，他是四千，我便五千，我又输他没有这样阿堵；况至白手光身，三千五千立个票，我却输他没有这样胆，敢于泼做；又输他没有这样才，周旋得来。还有个绝妙的极不通的人，极不济的人，在错中得取功名。这更是上天已安排定了，人力不能胜，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

腹笥便便饱王经，工竽好瑟眼谁青？

寒窗一点不平气，飞入长空天欲冥。

此人是江北泰州人，后来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。他姓陈，名是都宪。这都宪原是小家子出身，早早的亡过了父亲，家中只有个寡居的母亲。过的日期又不济，是个奇穷。

家徒剩有四边壁，负郭犹余五亩田。

手底没有银子，做不的经商生理。身子寡弱，又愚钝，做不的手艺肩挑。没奈何却去念书，也没有那钱来从先生买书。找了一册时文，不知是旧的，是新的。守着一本讲章，也不管是好的，歹的。资质极钝，念了一百多遍，还记不清。笔性又欠灵，若是做篇文章，也得个一日两日。二句板对破题，三句承题，四句起讲，一篇文章足足三百五十个字，说是个山歌，又没腔，说是个陶真的唱本，句略长短。文理欠亨，不用说了。做文章的会友，没个人搭理他，只得自家攒着眉，摇着头，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写上一二篇。他的心到虚，就是一面之识，也去求救。有一等老实的人，说他头路欠清，词采欠秀，句调欠工，意思欠深，须得明师指点。有那一等轻薄的人，便道：“小陈，小陈，你这个童运也不得脱了。”一个道：“娘肚皮里番个身，或者也能进得个学来。”一个道：“还怕胎气不清，病入了骨髓，头面虽改，肚肠仍是不能改的。”还有那把他当景看的，将文字拿来密密批圈，元脉元局，将他文字又编作歌谣笑话，彼此传诵。

反手为云覆手雨，世间轻薄多如此。

喜得他面皮老，心境深，到也受得。有个父执章澹庵，见他道：“你这小

伙，没有无师得成的。我有个好友金秀才，这人饱学，已补过廪。做人忠厚，不计束修，我送你去从他，或者也有些进益。”那金先生收了他在门下。去得迟，剩得一间最低最窄的房子与他，他也不拣择，在里面坐卧诵读。金先生待他，也不分厚薄，一同讲说指点。只是他的开口奶早吃差了，任你救他，总救不转。

车迟马瘠，游燕越适。

南北茫茫，口成间隔。

先生亦付之无可奈何。他有些好处，却也极敬重先生。一日晚间，群坐纳凉，先生道：“我房中热甚，不能睡。”陈都宪道：“学生房中极凉，我让先生睡罢。”众人道：“先生房中高爽还热，你那房极卑狭，到凉吗？”陈都宪道：“果然。先生请试一试。”先生道：“只怕不然。”当晚，先生到他房中，放下了蚊厨，吹灭了灯。方睡，清风谡谡自帐外来，似有人扇的一般。先生道：“果是凉得好。”说得这一声，只听外边似有把扇子撒在地下，朗朗的道：“我只当是都御史，原来是个老明经。”帐中竟热起来了。先生知道是个鬼，惧怕的也不敢出来，弄得汗雨通流，几乎蒸杀。大天明了，然后敢起。众人来见先生，问：“果然凉否？”先生说：“古怪，有鬼。”把前事一说。众人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小陈是都御史了？若考普天下不通的人，管定小陈是案首、解元、会元，做得到都御史。”先生道：“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事未可知。”众人道：“先生来捧都御史的粗腿了，只怕是鬼话。”

凡人见已然，茫昧那可信。

就是先生却也不解，心中自思说：“难道这样蠢笨不通的做得？除非一旦豁然贯通。”却也大家勉励他，说：“鬼神断无戏言，还要坚心上进。”他心也自坚，无奈不明白，先生也钻不到他肚里去。书不记得，街坊上说的俗话偏记得，尝补凑出来。先生看了，也只是叹息而已。

后来母亲死了，丁了三年忧，在家开个训蒙的馆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淘得烂熟，写出越不成文字。穷得极，与人做些打油的庆寿庆号诗写轴，擦些酒食，得一二百铜钱。若说将来是个都御史，莫说外人不信，连自己心里也信不过。更可恼者，市井上的人见他出入规行矩步，大家都说是都御史来了，嘲得他的脸红了又白。

病鹤翅离披，翩跹不能举。

安得禁鸱鸢，张吻相笑语。

时值亢旱，江北凶荒。不得已吃些稻子，有一餐没一餐捱过。外边府县申文，请蠲租赈济。这州官北人，姓赵，极诚心爱民。怕里递鬼名关请，着照排门册填写极贫次贫，仍填上作何生理，定他真贫不贫，酌量赈济。陈都宪少了

里递几年丁艰，又没摆布处请他酒吃，想道他不开。适值大街上王翠峰家，众人都为他作轴子庆号，这陈都宪也因此做了一首歪诗，又为他书写道：高山一块石，雾罩朦朦黑。

春雨增青苔，晚烟添墨迹。

万年尝不倒，千载还独立。

以此作公号，光彩照四壁。

写完，自己念了一遍，道：“我的文才虽不济，诗才尽高。”自随人去骗酒吃，不来请赈。这厢州官落仓，那些饥寒百姓，有衫无裤，负子拖妻，已是排满。又有一起秀才，有巾无衫，有衫无靴，一齐上来，求老父师破格外之恩，作养生员。有要增谷子的，有添口数的，有嫌斗斛不准的，争先抢夺，也不顾挤落头巾，扯破蓝衫。州官见了，甚是可厌，道：“这些斯文，全没体面！”浑过这阵，唱名给谷。到陈都宪，叫了几声，不见人应。里递答应道：“实是有这人。想是穿的太褴褛，怕羞，不肯来。”州官道：“这等说，是个安贫养高的人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明日可同他到县里，补给他罢。”

次日早晨，里长去约他道：“我到好意开你一个极贫，你却不到。州官要勾了去，我禀说是个极贫极苦，没饭吃的，想是怕害羞不来。州官因我禀说你是个安贫养高的，着我同你今日去到县里补领。这石谷子是我替你争来的，与我八斗才是。”陈都宪闻说，便去找出一顶破角断边，多年古代油泥半寸厚的一顶旧方巾，穿领七穿八孔拽衿挂彩似披风、锯齿边铁色一领旧布道袍，无底的袜，没根的鞋，合里长同走。里长道：“陈先生，我前日编审，再也寻不出你这一付行头来。等到下次的时候，一定奉价来说。”

面瘦肌黄唇紫，破帽敝衣败履。

不是首阳伯夷，定然於陵仲子。

到了州前，引的众人一齐掩口而笑，道是一个卑田院都管。里长一同进去，说：“补到了。”州官一见，便叹息道：“此处地方原有高士，竟使他这样沦落，这分明是我之罪了。”叫过来长揖，留进州堂待茶。也不问他的学问何如，只是问他的家产人口。怜他真是极贫，于是给谷三石，又在库上取了俸银二两送他，叫他用心读书，进学在他身上。到科考，州中自作主张，不凭文字，以了个前列。府考，州官又说他德行，也取了一名。到学院，州官揭他德行，要取作首。学院记认了，将来一看，没一句通的，说：“这样文字，叫我如何圈点？便取他进学，也守不牢。”对州官讲，州官道：“士人先器识而后文义。这人行谊出众，求老大人培植，砥砺颓风。”此人赤贫，知州毫无所利，学院只得勉强将他附在案中。州官又给银，助他婚娶。这一顶头巾，陈都宪已心满意足了，又为他完婚成家，陈都宪更不胜千万之喜。州官还又为他弄名

遗才科举。这陈都宪岂不又加苦难？他晓的什么二场三场，枉僭了一个名位。又亏金先生找几篇拟的大题文，并论表策，叫他记。这两个月内，陈都宪委是的苦，只见他日夜口不住的去念了。

刺碎苏秦股，寻完祖莹萤。

书声连日夜，难满腹中空。

到科举的时候，起程送路费，州官又待他比众倍增。那些通学都笑瞎乌珠州官，施恩于无用之地，小陈便尽肚皮也满不得七篇文字。不期头场，他学那街坊上唱的曲挪来凑上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讲章唱本一齐写上，竟涂满了。二场，是教学的冬至贺节，训蒙时宝极观王道士曾央他写章奏，他也曾记得几句，也拿来凑上。到三场的策，无非陶他真本学问。同学的人，看贡院墙上，见他头场平安，自称奇异。及到二场，却又没事。大家莫不骇然道：“想必是贴堂子，可霎作怪！”

南场大座师有个莫逆之交，平日极诙谐谑浪，无所不至。这时此人在江阴作县，取来作同考，两个人一见欢然。誊录弥封后，此卷分入江阴县房内。先取六卷，大座师都无更易，尚少一本卷。正在番阅之时，忽见此卷，拍案笑倒，道：“天下有这等秀才，又有这瞎眼的学院许他科举。说他个文章平俗，也还是话；说他个大清客，还是文章；怎么那市井上的歌谣曲儿都写出来？”再看二场，便大笑道：“这人博通三教了，怎么把颂圣处写个‘名高金阙，望重玉虚’，伏愿处又写个‘普渡迷津，弘开觉路？’”不见雕龙绣虎，却是兔园笑府。

看五策，说选将，便写上要战，须得大将如二十八宿闹昆阳，自然马到成功；说要守，须得大将如杨家府镇三关，自然太平天下。到了公是的策，便道人人有天理，个个有良心。古诗云：大风吹倒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说短长。到了理财的策，说上积少成多，一县积得三钱五钱，百县便有个三十五十。至于水利策，又说池荡税少，田土税多，若将不滩渚尽行耕种，兜口填作平田，其利岂不大哉。到了备倭策，又写上些沿海广筑高墙，要路多畜疯犬。江阴县看了笑，笑了看，叫门子快取酒来。于是斟上酒，一连赏了十数杯，道：“此真绝世奇文，还当与大主考共赏之。”也不用笔去涂抹，他只把那可笑处，浓浓的蓝朱密圈，加了细批，后又加总批道：此卷博通三教，洞愁九流。洪炉炽映，铅锡皆福药笼翕张，溲溺毕集。下里巴人读之，人人鼓掌。不意天壤间，有此异才高荐。

次早带到堂上，要与大主考同看，做一场笑话。方作了揖，江阴县从袖中取出此卷待要送上，只见门子送茶失手，将大座泼了一身，一领青莲色绉纱道袍泼得透湿。大座师大怒，忽抬头一见江阴县手中拿着一本卷子，道一定是一

本好卷，连忙接过来。江阴县道：“求老大人细阅。”大座师卷子展将开来，不看上面文字，只看上面圈点是密圈了的，加上墨笔读圈，每篇又加上顶圈。知县又道：“求老大人细阅。”大座师说道：“好，兄的眼力尽高，学生眼力也不差。”知县才待再要开口，他已经展过，各房里又送了些卷子过来。知县只得听他，回房来好生不得安宁。又去选了一卷醇正文字，细加圈评，上堂去换那卷道：“前日知县送来卷子，内多不雅，求老大人再将此卷，比并取中。”大座师懒看，道：“那本卷子就好，这卷子留作副榜罢。”知县才待要说出是作耍笑的，他又说是好，目力不差，众人岂不笑他？只得又道：“知县想得实有不安。”大座师道：“好，不须再更。”知县又想到：“莫不是他有甚么关节，故此坚执不换么？只是要磨勘，可怎样好？拼得费几个书帕，送到礼部礼科，掩过去罢。”到揭晓日，填了一百第二名中的。正是：文章自古无凭据，惟愿朱衣一点头。

此时科举的大半都回，也有一半在彼游秦淮，看雨花台、燕子矶、栖霞、牛首，挟妓玩耍。陈都宪虽不能如此，也还随着同学几个拿稳中的，在南京候榜。这夜众人寻了两个妓，饮通宵。陈都宪初出口儿，也有一二分想中，却自心之明，也八九分料不稳，先吃几杯，醉了睡觉。到五鼓，众人将他房门大擂，陈都宪只得披衣起来，开了门，众人哄然一笑，道：“小陈也要想中？”说的陈都宪一个没趣，又去睡了。到钟鸣的时候，果然外面有人打门进来。众人争说名字，都不是，及至拿出条子来看，正是众人轻薄他不通的那个陈都宪，，拿住了写票，要花红。众人都暗地里笑他道：“想是人口他火口。纵主司的眼瞎，瞎的也不至于如此。”有不信的去看，果然是名字高揭。众人一齐不平道：“反了反了！真是场中不论文了。”有的道：“我们渺视他，不曾看他文字，或者有些奇异处，也未可知。”这些拿的中的，都个个扫兴而回。独那不通的陈都宪，偏扬扬得意，自在洋洋的，随着一些同榜中的举人，赴鹿鸣宴，插花饮酒去了。

口口高价玉空磨，点点青衫泪湿多。

归向江东无面目，多才蹇命奈之何！

榜上有了名，不怕不是个举人，自参主司，会同年，一礼行呈。喜杀个赵知州，道他赏鉴不错。通县虽笑他不该，也除不了他的名字去。到见房师，房师说：“贤契怎这样杂学？高卷子还仔细改一改，朱卷还斟酌，莫轻易刻。”房师去见大座师，道：“第七卷原是将发一笑的，怎么老大人坚意中他？”大座师取过朱卷来看，果然不是文字，却也懊悔无极，道：“我只是深信乡兄，不料如此。乡兄若要作笑，不该圈他，不该出上批语，总是鬼神所主，如今倒管他磨勘不成？须得照顾照顾，彼此功名所系要紧。”

陈都宪归家，少不得亲友来作贺。赵知州道：“他是高品，不肯来关说的。”只拣大分上送了去。江并富庶，人出他两三事，也擢千余金。到了江阴，座师相待，也只平常。料他的后来功名有限，不过一举人官而已。赵知州朝觐，挈了他同行到京，各人觅了下处。大凡秀才中举，韭菜肚肠变作酒肉囊袋，心粗气福平日这些旧本领不消去勾了，还有新鲜时巧添得来。他却是这些庸谈俗话，洗刷不去的，都依然还在。因亲友请去吃酒看戏，又添出了一种传奇的学问。亏得座师大力，磨勘不倒，停科降黜，还得安然进常及至进得场内，出下一些题目来，又似叫花子打番篮儿的一样，一齐都奔将出来了，又甚是满意。

不顾他人眼底，且自尽我胸中。

开出酒肉帐簿，臭似大蒜生葱。

天下偏有这些凑巧的事，一位工部都掌科，是山西人，人都笑他是个不通的榜上头一名。侥幸得了科第，人偏葫芦他，又因门第，得了个翰林院庶吉士。教习背书，准准连累办吏受责；馆课作文，准准煞尾上头一名，因此所以弄作个才堪风宪，入了垣。常说道：“天下的人，难道只有我不通？定然还有不通的，与我作个对手。”这一次轮该分房，别个进去选的是上卷，他进去先要选下卷。看过了十八九，都是胜似他的。遂叹息道：“天下这等多才！”忽然看到陈都宪的卷子，大笑道：“妙妙妙，有了替身了。若论起我当日的试卷，还公然胜他几分。这卷子若取出去，人定笑他，不笑我了。”把他三场卷子，做蓝朱不着，浓浓的圈上些，扯过预备的批语本子，不管与文章合不合，只管密密的批去。极俗的所在，倒批上个标新领异；极平淡的去处，倒批上个见解不凡；极枯拙的去处，倒批上个光彩陆离、丰神掩映。后场又批道：“学问渊博，口时良筹。”都是空疏之语。

涂时铜粉皆佳丽，抹上丹青足画图。

谁舍骊黄寻骏骨，得来鱼目胜明珠。

上堂，大主考道不好，他偏说好；大主考不肯中，他偏要中。他原恃垣中的声势，又是山西人，出名尚气的。大主考也混帐填他后边。虽然低杀，倒也是个进士了。大主考还只道这都谏一万头落簏，却不各他这样就里。及至殿试，亏他训蒙时写得一笔姜立纲，卷子上到也齐整，得中了二甲进士。坊间刻个陈进士的联捷稿，苦没人买。若是买去，还要贴他百十个止恶心的杨梅干，讨些朱墨涂抹做蜡烛帐。

在京及到家，自有一般势利的厚礼来拜门生。他却昧了心，公然谈论起文来。道文章的法脉，定当如何如何，如学生稿中某一篇主意，人也想不到；某一篇局法，人也做不来；某一篇某几句，人也不敢说。总之，“只要多读书

，多作文，举人、进士，垂手可得，不要看难了。”这些人在面前打躬道：“是，是。”有那略知分晓的，在背后为他缩颈吐舌道：“有这样不怕脸红的！”假满到京，选个刑部主事，还将这稿去送人，这也只当送他糊破壁、抱酒坛罢了。刑部不过出些审语，这也没人嫌他俗，尽支撑得过。又因外边笑他文字，他道：“人说我不会做文字，我偏要看文字。”遂即经营，寻一个大大的分上，做了会试小考。

人苦不知足，乔陇又望蜀。

持将朦胧眼，怎辨荆山玉。

分了房，便摸拳擦掌去看文字。将文拿到手里，一句也念不断，道：“如今文字这样奇了，竟没有我当日的文章上那话头！”那样规搁了一日，要装个病，央人代看罢，又怕惹人笑话，上边又催着要卷子。他道：“我有个道理，我当日中，原是靠天，如今也还求天罢。”他在自己房中设了香案，点了香烛，将卷子一束束排在案上。着了吉服，对着上天，志志诚诚拜了四拜，跪着道：“陈某侥幸分房，为国求贤，要得一辈忠良之人，不敢出自己裁，敢求神明作助。其中若有命该得甲的字、文章可以中的，愿我手抽得，即便拿去呈堂，不敢妨贤而病国。”于是随手抽了三十卷。先抽的就是首卷，以抽之前后为次第。撤了香案，要去批圈卷子，又恐怕差了句读，做错注脚。怎么样？少不的连篇圈去，加上些不相合的批语，待大座师自去看罢。晴奇得紧，内中果然就有几本好卷子。大座师就中拔出一卷，做了首卷，留下十卷，其余发出去另换。他就坚执对道：“房中再没有佳的，止有这二十卷。”又怕人看见他中这些不曾看的卷子，都于“乎”、“哉”、“也”、“矣”上点上几个点，也不论好歹处，直上两直。大座师见他换不出来，也只得又用他十四卷。其余六卷去不得的，填了个副榜。

琢残荆岫也得玉，淘尽泥沙也有金。

才是王杨及卢骆，暗中摸索已搜寻。

及至放榜时，他房中到中了三个省元、六个经魁。人都道他是识文字的，他也自夸“我的眼力好似翰林”。

其时乡场大座师已掌持詹事，江阴县已行取考选做江西道御史，赵知州已升了礼部员外。他却带了这一股新贵去认大座师恩师，好不光彩。此时他在部中已经五年，论资俸也该升了。但是部属吏部多捱到掌选升京堂，礼部升宗师及两司，兵部升边道，户、工、刑三部得升到两司者，十中止有一二，升府的到有八九；遭际的又是严介溪当国，严东楼用事，没钱的便不得好缺，也不得升迁。陈都宪原是个老实人，因在仕路上住得久，也混的活动了些，道：“有钱的是钱辛苦，没钱的是人辛苦，我虽然没有大钱去钻他，替他效上一场劳

，骗个好官好缺做，也未可知。”

其时钻严家的颇多，独有一个赵文华、鄢懋卿，两个是他最得意的干儿子。奉承严介溪，又结识了严东楼，你去送金夜壶，我就送银马桶，你去送人双陆，我送女梨园，饮食锦绣，珠宝玩器，馈送没个空的日子，只要他父子们喜欢。

狗窦何嫌窄，蝇营不厌工。

足恭都御史，花面大司空。

但说两个人也相妒相倾，背后说是非离间。一日，赵文华说了鄢懋卿的背，鄢懋卿连去两日，不令相见。外面就说鄢懋卿恶了老严了。不知这一干人弥缝极快，严家父子的喜怒也极易转，无非是贿赂奉承，立可回嗔作喜。

这痴顽闻得外面传说，道：“这一功不要让给别人做去。”连夜做上一本，道他寻盐毒害天下，克削监商；所至夫妻并行，轿夫俱用妇女供应；金银器皿，尽归囊中，贪婪非常。这也是实事。奈在他修饰之后，相公回护，本都是严东楼代票，竟说他捕拾风影，越职妄言，弄个革职为民。

捱作相门鹰犬，舞爪张牙胡缠。

输却一顶进贤，何似闲事莫管。

没奈保，只得在张家湾下口民船，收拾行李，戴了顶老人头巾，午门外叩了四个头，跨上蹇驴出京。一路回家，甚是寂寞，懊悔道：“是个进士出身，又不是举子官生，再捱两日，料不到云贵小剩南则闽浙，北则山东、河南，少不得打了黄伞，系上金带，一个黄堂知府，没来由要好得恶，弄得断根。我也太性急，还该再看光景如何。遽然上本，歹不中两次三场辛苦，做了许多文章策论，搏得这顶纱帽，只这一个本子，竟断送了。”沿途懊丧，直至家中。这也是退位菩萨难做，又匡如此终身了。

不意捱了五七个年头，严嵩坏了，那严世蕃、赵文举、鄢懋卿都处了。从来有一个相公当国，毕竟用几个私人，也处几个有合调的人。一到这相公去位，便要番局。从前显擢的人，定然吃亏，降黜的定是起用。说他曾忤权奸，曾逐奸党，连掇似掇的，便自然到那九卿。

树树猢猻散，花开蝶满枝。

浮云无定向，阴敛又晴时。

这陈都宪何尝是有意要击奸人，为国家来？这时候却得了一个直臣名色。况且数年间所取门生，又有几个在两衙门为他讲说言官荐举。言事的，也搭他的大名。吏部起了废单，不敢遗了去，公然就得个口官起用。

重结王阳绶，来听长乐钟。

补了个礼部精膳司郎中，就转太仆寺少卿。不一年，又做了都御史，骑马

开棍，甚是风采。如今也不卖弄文字了，又卖弄学生：“在郎署原无言责，只因那严氏父子擅权误国，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。先击其爪牙，以小试行道之端。此时岂但功名，把性命也付之度外。不料遭逢圣明，得有今日。”当时人不知道他的本心，也把做吴时来、董传策一流人。所以副都缺，会推他作副都；左都缺，推他左都。会大轿了，平日有恩人，如赵知州，都肯图报。金先生已竟贡了，年老不愿做官，他请在衙中，与他做四六。又有借重衔，求他诗文的。官尊事冗，连那赛陶真的文章，庆王翠峰号佳诗，也不暇做，都假手，都假手金先生。陈都宪自昂昂然总台纲，掌计典。孔雀补，犀角顶，竟在长安做个大九卿了。

钳口结舌，拾遗补阙。

容头过身，三公九卿。

每到闲时，也与金先生在书房中小酌，说些微时口事。一日谈起来，陈都宪道：“想当日学生资质愚鲁，遭旁人的讪笑，何期得有这场功名？后来侥幸一官，只为台谏缄然，做了个越职言事。回到家来，真是门可罗雀，岂期死灰复燃？自今看来，可见前程真难预料。”金先生道：“你有前日之冷落，自有今日之显荣。且功名前程，都有天定。记得未遇时，我在你房中睡，听的鬼话么？你是个都御史，我是个老贡生。当日之言，早已安排定了。人都说鬼言不可信，我却说鬼神无戏言。可也省得了。”

生人堕地时，前程早已定。

彼昏不知者，役役若奔竞。

当晚陈都宪也只默然。夜间想起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尝言道：“凭他做人不好，少不得一篇好文字，送归墓中；凭你做官好，少不得一篇不好文字，送归林下。我的文字原不甚佳，得了科名；我做官也只平常，到了都宪，想是有个定命。若只管贪进不止，做了个夏桂洲，四次拜相，直至杀身都市。罢，得意浓时口口口，须知世事多反复。这些新进后生，嘴头子狠口口口，得了个衙门，定要攻杀几个大老装风来。莫要等着他们狼狼藉藉说上一篇，那时回去不妙。”

匝地口罗密，修翎每见戕。

何如决云去，天路独翱翔。

于是次日托病，注了籍，托金先生做个告病的本。一个不准，又一个，一连三上，准回籍调理，病痊起用。辞朝出都，九卿、同年、同乡、同官、门生，你一席，我一席，都来饯行。到湾，三只船，船头上中间打绿字“都察院正堂”牌，两侧“钦命调理”金字朱红牌；本院的马牌，驿递人夫，官兵鼓。养病官是要起的，与那些罢官的不同，况是总宪，各地方巡按都是堂属，那一个

不差官送下程送礼，差官护送？

箫鼓喧声拥传车，纷纷迎谒走簪裾。

不须漏尽先回步，何似当年汉二疏。

到家，有司参谒，亲友迎宴，极其隆盛。都宪却能绝意进取，逍遥田里，与金先生做些打油诗，以乐暮年。这也是他一生占尽便宜，饶天下之幸处。以此看来，功名前定，没的有不得，有的没不得。劳心焦思的，真是徒然。虽则如此说，如这样侥幸的，千中得一。靠祖父、靠银钱，十中得一。毕竟还是靠读书会做文章的多几个儿。人还是念书工文，用些心力，向多中取，不要只看句解，丢了意旨。

第三回 曲云仙

力戡大盗义折狂且

举世姝姝尽女流，堪悲习气入阴柔。

当机蓄缩疑如鼠，逐浪浮沉媚若鸥。

谁解横戈驱寇盗，竟能掉舌屈公侯。

古来节侠应无似，读罢还为巾帼羞。

我尝看传奇里边，有个红线女子，在田承嗣百万军中，床帷之间，取他金盒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承嗣因此惧怕，不敢作乱，后来此女成仙而去。又书中聂隐娘，为老尼引入山中，教他剑术，飞身而上，能刺虎豹、断猿猴。然后挈他入都市，见那贪婪奸酷的仕官，强梁狡险的士民，老尼数他过失，令隐娘取他首级。虽然遇着稠人广众，寂然不觉。咳！如今时那里还得这样人，把这一些作恶害民，再驱除几个，他也因此有些警惕，也是为百姓造福泽。只是杀不得这许多耳。后来隐娘自己配了一个磨镜子的匠艺为夫，也得成仙去了。由此看来，这都是些奇女子，都是脱却脂粉本色，独显英雄伎俩的。但人都道这样事总出自文人戏笔点缀，不是真事。

不知天地间的事，何所不有。有那得志的女中丈夫，如隋时洗氏，他剿除岭南溪洞蛮夷，封石龙郡夫人；唐时唐高祖女柴绍妻，起兵助父，号为娘子将军；金有绣旗女将，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的杨氏。若不得志，他这一种英锐之气，埋没不下，自然也做些事业出来。在我国朝，著名的有瓦寡妇，曾佐胡总制平倭。近日有石口司女官秦良玉，他累经战阵，在辽东也曾有功；在四川平樊龙、樊虎。谁道女人但会搽脂抹粉，刺绣描花，奇异的守节殉夫，没这种英雄气骨？就我所闻，有个辽东女子，虽是一个不得其志，不能大展作用的，他却能有才韬敛，安命与庸夫为偶，到后来也略见了一些手段，又不为富贵所动，从一而终。这真是当今一个节侠女流了。正是：寒梅一树隐空山，独向清溪弄玉颜。

劲质从交霜雪妒，幽姿未许蝶蜂攀。

这事在万历年间，日本倭奴关白作乱，侵占朝鲜，夺了王京城。国王逃到我辽东边外——他是文物之邦，向来朝贡不缺的——上本请救。这时，中国官长有道：朝鲜是我臣伏小国，若不发兵救援，大不能恤小，失了四夷的心，以理当救。有道：中国与倭奴隔绝，全恃朝鲜，若是朝鲜一失，唇亡齿寒，以势当救。又有道：不当劳中国事四夷，开边启衅，不当救。此是彼非，下廷臣议了几时，定议东征。用都御史杨镐为经略，用都督李如松为大将，调动蓟、辽、宣、大、延、宁、甘、固、川、浙兵马，在辽东取齐。这一动，便有一千废闲降黜的武官，谋充将领；一千计处转王文官，谋做监纪参谋；一千山人蔑片、优童方术，冒滥廩粮；一千偷儿恶少、白棍游手，钻为队哨。好笑：鸳鸯能鹅鹤，猿猱尽虎口。

何谋能报国，只是吸民脂。

维时有个罢闲参将，姓方，名法坤，祖籍徽州，夤缘了一个营兵游击，领了一枝南兵，带了个儿子方隅，又有几个家丁方勤、方勇、方忠、方兴、方刚等，总是嚼着国家，做他的仆从。一路出了山海关，因各镇尚未齐，着他暂住辽阳城外。当日国家物力全盛，粮饷充足。大凡行军积弊，名曰一千，实只八百，上下通同。就是官来查核，也只循前条旧例。将官个个有财物，兵丁个个有银两。且又加上沿途的赏犒，撞着辽东地面，野餐繁多，食物不贵，那些兵丁手中极其充裕。又不行军对敌，所以大家没事。将官与将官嫖赌吃酒，军士与军士嫖赌吃酒，在在皆然，不但方游击一枝兵如此也。

中原黎庶悲敲朴，绝塞口貅正啸歌。

这家丁之内，惟有方兴的年纪小，好只有二十二三。年少的人，见了众人嫖，也不免动心。他却道也有些算计，想道：“如今辽阳嫖人的极多，就是似鬼的娼妓，也都长了价钱来了。况且一去看时，同伙吹木屑的又甚多，东道又盛。辽阳女人，倒也相应，不若我讨上一个，目前虽多费几两银子，后来却不要日逐拿出钱来。况且又得他炊煮饭食，缝补衣衫，照管行李。”想来想去，动了一个娶老小的念头了。常日在一个佟老实冷酒店里打独坐吃，闲话中与佟老实婆子说起娶老小的事来，这婆子接口道：“长官，果然你一心要寻个人儿么？我有一个姑夫，姓曲，他少年的时候，极会些武艺，极是有名的人。如今也老了，他有个女儿唤做云仙，也生得几分颜色，年纪才十八岁了。他要招人，他家事也好过，也有一个儿子，已娶媳妇，他是养得你起的，不必要你养活。长官，你果然要娶，我做替你说这事，没有不成的。只是事成之后，不要忘记了我这门子穷亲戚。”方兴回道：“若得成了这亲事，你便是我的妯母，我便是你的外甥女婿了。我定然尽心来孝敬你这舅婆。”两个说着笑了一回

，散去。

这方兴也只当作个闲磕牙，解些愁闷，不料想这婆子果然用心说去。

全凭三寸舌，结就百年姻。

去时，值老曲不在家中，先与曲大嫂相见，道：“姑娘年纪大了，到如今不曾有亲。我着实的留心细访，没有个可意的。昨日有浙江方总兵一个亲用的人，年纪也只好有二十岁，人品生得极齐整。方爷也极信用他，他说的就是，所以极有口钱，身边的银子也落落动。我想他日后，方爷与他毕竟做些功劳，那一条金带，便是稳稳的了。今现在这里亲自寻亲，间壁祖家、黑家，都肯把女儿嫁他。我给他两家子破了，说穷得紧，女儿又生得丑陋，特来给我外甥女说。两下里年貌相当，若是不出家出征，自在这里了。若是出征，他去了，身边这一块，定然落在你家里。”曲大嫂听了，早已动火，有二分愿意。

正然说话间，老曲走来，曲大嫂便道：“姑婆今日特来与姑娘作媒。”老曲道：“好！好！”叫女儿道：“云仙，来陪姑婆。”他自上外边去，打了几斤茹茹烧，切了几片驴肉、羊肉，一齐在地上坐了。那时儿子曲从规也回来，佟婆又将从前说的亲事，又对他说。说到人品齐整，曲从规便插口道：“这说的不是那五短身材，白团脸儿，不曾有须的那后生么？半月以前，我来看姑娘的时候，见他戴着京帽，穿着玄口箭衣，快鞋筒银口带，独自一人在你家吃酒，见你叫他方爷，想必是这人了。这人也其实人物尽看得过。”佟婆道：“自古说口媒，若看不过，我自然也不说了。难道与你妹子，不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好夫妻么？他这一顶纱帽，将来自是不少的。我看你妹子生来的像貌，确乎是个奶奶。”老曲道：“他原是南人，他要南去，可怎么样？”佟婆道：“他又不是方参将的亲生儿子。他征东回来，要在这里住，成家的了。”曲大嫂心里却也要成就这头亲事，忙接口说道：“受恩深处便为家。我一家子待的他极好，姑娘又与他也过得恩爱，他自然也不想回去了。”老曲说了这一段话，就把眼儿去偷瞧女儿。见女儿只把手去撩发，半天一句也不言语。老曲心里想他女儿定然意下亦肯了。佟婆又道：“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说的不差。”老曲便点头允，一伙子人吃了酒都散讫。

凭将月下老，绾定足间绳。

佟婆回去，到了店中，巴明不晓，早早的起来，也等不得方兴来，一连稍了几个信去叫他。恰恰的遇着他正值方参将差他出去送礼，又不得闲。隔了两日方回来，走到店中，佟婆迎着道：“好人！我为你费尽了多少心机，费尽了多少唇舌，你却到羊儿马儿，你不要蹉过了这个喜神。”方兴道：“其实是不是闲在家，所以没来。但凭你主张罢，只要个人儿略像样些，会得炊煮针线才好。”佟婆道：“一表人材，百能百会，只管放心。要是娶了的时候，管叫你

一脚跌在蜜缸里，快活到底。”方兴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就从身边取出五七钱银子，买些酒肴，在他家佟婆起媒。不上三五日间，一撮一成，用不过二三十两，早已成就这段亲事了。两下里择了一个吉日良辰，拜堂成亲。彼此偷晴观看。这方兴看那云仙：髻绾乌云，脸痕薄带阴山雪。黛飘柳叶，眼溜秋波。袅袅腰身，不勾些儿捻。初生月，画裙深掩，一瓣莲新折。右调《点绛唇》云仙也看那方兴：长臂如猿，英姿如虎，磊落赋雄才。更星眸炯炯，丰神奕奕，韬略满胸怀。真是儿家好夫婿，年齿廿口才。似凤求凰，一双两好，行乐在秦台。右调《少年游》两下里年纪都大，干柴烈火，自然似胶如漆。老曲的家事也尽过的，不用靠女婿。方兴身下也有两个铜钱，性又挥酒。老曲与他取个表字叫旺之。同伙的家丁来暖房吃酒，且是热闹。一家们甚是相得。但是云仙作事灵变，手脚上也利便，性格又极温厚，不大肯言笑。喜的方旺之虽是个少年南人，出身军伍，也不过干些被窝中本分实落工夫，不好去嘲风弄月，两下且是渐帐得过。

轻盈女正娇，潇洒郎方少。

相对足生欢，琴瑟自同调。

似此半年有余，各镇兵已齐。朝鲜求救颇急，经略下令，各路择日过了鸭绿江，向平壤城。此时方游击身边支的月饷，隐落的缺兵钱粮，并所收的军士节献，头除军士的粮犒，总有数千。要代在行囊中，太重滞，要寄在辽阳去处，又没得托相识的。心生了一计，申文总镇，道在燕日久，硝磺铅弹弓箭多有损坏缺欠，乞给批回南救买，就差儿子方隅，假作名色把总，乘机回家。选了六个健丁，拜两个护送。此时众家丁俱各在辽日久，朝日嫖赌浪费，到如今也弄的没得看，没得赌了。倒不如方兴一窝一块，手里还得从容。众人也有些醋他，合口道：“方兴年纪少壮，又耐得辛苦，该方兴跟了公子去。”方参将听了众人的话，就遂即差了方忠、方兴同他们去。方兴苦苦的推辞不了，回到家下，好生不乐。

新婚方燕尔，相得如鱼水。

怪煞风浪生，催人别离起。

没奈何，只得对云仙说：“我在此处，与你甚是相好，你一家待我甚厚。不料主人差我送公子回南去，目下就要起程。我掉你不下，如何是好？”云仙道：“你此去不知何时回来？既放我不下，何不与你同去？”方兴道：“我怕你父亲不肯舍你去。”云仙道：“嫁鸡逐鸡飞，却不道出嫁该从夫吗？”次日，方旺之果舍不了他，开口对老曲说。老曲摇头道：“你自去罢，这女儿我可舍不得。”倒是云仙道：“父亲，你当不仔细，如今我是他的人。若是他抛了我，我去不来，岂不累你老人家么？”方兴又央佟婆去说道：“女大外向，你老

却不能管得他到底，叫他跟了去罢。”曲大嫂又怕留下姑娘要他养活，也撺掇道：“心去意难留，留下结冤仇。姑娘要去，还听他去为是。”撮撮哄哄，老曲只得依了。

方兴就去禀明公子道：“小人有个妻子，要带了同去，小人自备鞍马行粮。”方公子道：“女人同行，未免累赘。”方兴道：“一路上也是男扮，多一个人，路上也壮些观。”公子道：“你去自己度量度量，要是带去，须带得方可去。”方兴就买了匹点子青卷手鞅马，制些衣服弓刀，买到家中。云仙把刀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刀只好切菜。”方兴看见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这弓已有五六个力气，还说是软？公子怕你不会骑马，你且试骑骑看。”方兴初意自骑这点子青，拣匹稳的马与他骑。这一番见他会开弓，就把他的坐骑给他骑上，看他驾驭。门前是个空地，方兴待过了马来，这云仙一拍鞍子，跳上马去，加上一鞭，撒了一撒辔头，四个锡盏子搅雪的一般飞去。

去若辞梁燕，自如掠地风。

轻红飞一点，桃泛禹门中。

须臾数里，跳下马来，面不改色。方兴咬着指头道：“我却看不出，你有这样伎俩。”去拿了几张弓，任他挑眩挑选了两张，夫妇佩带。夫妇各一口好刀。这一日就起了程。

云仙与方兴一般，带顶绒帽，头上狐尾围脖，玄口箭衣，白绫裹暖腰，脚踏一双快靴。左弓右刀，一壶箭，壶中一面小小令旗。拜别了老曲父子、曲大嫂，飞身上马。

寒毡一点覆云阴，不扫娥眉懒插簪。

驱马春纤时露玉，问程絮语欲铿金。

余香挥袖飘犹远，巧态迴身弱不任。

疑是木兰归入塞，丰标直可付清吟。

老曲在门前，洒泪相送，道：“大姐保重前途。”叫他哥骑了马，远送一程。赶上大队，总是十骑马，哨马中各带了千金。方兴领妻子见了方隅，他把眼一睃，见他尽有好几分人物，但他一心只顾在银子上，也不去思及女色。一行人自河东到河西，过广宁、锦州、宁远，抵山海关。主事验了批文，放进。一路早行晚宿，渴饮饥餐。云仙拴行李上马快便，不要人服事。方忠还道是个寻常女子，说：“嫂子腰疼么？少了琵琶，做不得昭君出塞哩！”云仙也只是不答理他。

到了雄县，便有两个不尴不尬的，搀前落后，傍着他这一干人同走。众人倚的是人多，彼此也都放不到心上。这云仙早已会意，他把弓遂出了袋，绾在右膊上。方忠见了，道：“嫂子，你也开得弓么？你递这等一枝箭，与咱瞧上

一瞧。”这云仙也只笑而不答。离了任丘十余里地，日将沉西的时候，只听见风响了一声，那两匹马从后面撞上前去。云仙见了，将两只脚把马的前足拘了一拘，缰绳一煞，就落在后边。见那两个人放一枝箭，早从方公子的耳根上擦过来。方公子一声“啊呀”，只见一闪，跌下马来。两个军徒急跳下马来扶时，那两个响马已到。拿着明晃晃的两口刀，砍断稍绳，就提哨马。不料想这里云仙一箭已到，强人才提着哨马，左臂上就中了一箭，哨马重，一坠也落下马来，那匹马飞也似去了。这强人待来救时，云仙这里又是一箭，也从耳根边擦来。那强人见势不好，就飞马逃生。说的時候迟，做的时候疾，云仙早已赶来了，跳下马，将坠马强人按住，众人解稍绳捆了。

弓开秋月圆，箭发朔风劲。

纵是绿林豪，也难逃首领。

看方公子时，在地下抖做一堆，两个人搀扶不起。众人撮他上了马，一齐人又喜又愧。喜的财帛不失，愧的是八九个男人没用，还不如一个女子。簇簇拥拥，将强人交付到县里。晚间，方兴道：“我枉了合你相处半年，不晓的你有这样手段。今日虽然得了胜，那响马定不死心，我怕他再来翻冤。”云仙道：“这事也是有的。总而言之在我罢，保你无事。”

次日，又收拾起身。众人也怕响马再来复仇，都有些皇皇惑惑。方公子道：“云仙，我这性命在你身上了。这一来他定然伤人。”于是云仙在前，九个人在后，弓上了弦，刀出了鞘，紧紧簇做一团走。云仙笑道：“怎这样的慌张？”行的将近景烟，果然七骑又从后跑上前面，云仙叫众人合公子列在一边，他带着马，立在当道。他那里放下一枝箭来，被他一弓稍打落草间；又有两枝箭一齐下来，他把那弓一拨，都不得近身。身后又四枝箭齐发，他一个蹬里藏身躲过。这云仙便高叫道：“我曲云仙也要还礼了！”正待放箭，只见那些强人滚鞍下马，喊道：“不要放箭！咱们不知是女将军，冒犯虎威，如今再不敢了。”云仙道：“你既知道了，去罢。”言毕，只见那七个响马，果然跳上坐骑，向南而去。

猎猎西风月色低，妖服虏只单单骑。

笑来巾帼偏豪杰，羞杀弓刀介冑儿。

原来云仙父亲，当初也做这买卖。云仙十四五了也随了出来，力敌万夫，百发百中，北地上尽知名的。因老曲年老，家道也好过，不出来了，故此有这节事。云仙回看公子，正伏在马上，口里喃喃的许斋云山真武上帝良愿。云仙道：“去了，趲行罢。”公子道：“也说的有理，道他后边来，还从后边去，是个散讧了。他倒上前去，定是这几个弄你不倒，再去寻个人做帮手，断你的路。”云仙道：“他不敢。他是怕前面有不知道的，怕着我手，他所以前去

，先送个信，如今一路上可保没事了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些响马，怎么都晓得你？”云仙讳言道：“我与父亲，常送辽东标往南去，故此知名。”这方公子还半疑半信。所喜一路自德州、荏平、献县，直到邹县，一路上毫没些儿阻隔。宿迁下船入淮，过高、宝、瓜、阳渡江，到了家中，这番是黄金入匮了。方公子孺人出来恭喜丈夫的，问他路上平安。方公子说：“一路上全亏了方兴辽东新娶来的妻子，两次遇盗，却亏他打退了，路上些毫不失。叫做云仙，是天地下一个英雄女子。”令了来见孺人。此时一到家中，这云仙早已另换衣服改装了。

髻绾乌云宫样梳，猩唇一点似朱涂。

些儿不带英雄气，窈窕依然仕女图。

孺人也尊重他。见了云仙道：“一路辛苦了，不要行礼。”不叫他叩首。仔细把他一看，说：“倒也是个轻盈女子，怎做出如许的事功来？”自己去取了一枝银簪、一对银环、两套衣服与他。方公子重赏方兴与云仙。犒劳从行军健，写封家书，着他还到父亲军前。

一家儿初时听得说云仙甚是凶勇，都有些忌惮他争强不伏弱，呼大喝小，不知他却极是温柔气和，绝没有些狼脏态度。方兴自见他路上光景也怕，他却相爱相敬，并不欺侮。一家杓大碗小的，莫不喜他。只是方公子当初钱财上紧，眠思梦想，怕这主财物不得到家。如今也不怕飞去了，却又生出余事来。想道：“我孺人生来憨蠢无才，那像云仙，却生得不长不短，不瘦不肥，眉目儿极疏朗，心性又极灵变，在方兴身边，是一块好羊肉，落在了狗口里，可惜得紧。若是我得他作妾，出入之间，男装相伴，旅邸便不寂寞了。若到了边上，他这般有气力，会武艺，同他去阵去，得了功来，岂不是我的么？是我的这顶纱帽还在他身上。但我要侍着强去夺他，却又不雅。我看这女人，极温和，极善净，好说话，不如在暗地里去勾搭他。勾搭上了，与他计较，把方兴送到父亲边去，我两人岂不快活！直至他回来，我先立了他做个二孺人，也高在了他了。方兴要是来说，我与他几两银子，叫他去另讨，方兴自然罢了。”这才是：只图自结鸳鸯带，不顾他人连理枝。

主张已定。说云仙灵便，孺人喜他，常叫他穿房入室。极质朴的人，向来一件紫花布道袍，二十年不换，如今也穿绫着绵；向来二三十粒一碗粥，两三根臭乾菜作肴馔，如今也美酒肥肉；向来半年不洗浴，一载不篦头，那肥皂面孔再不相会的，如今也鬓发抿而又抿，洗脸擦而又擦，玄巾珀结，朱履绫袜，恭喜个皮湾三个皮眼钱，一个皮踢头陈桥鞋，也与尊足相别。打扮得漆漆碌碌，要来勾引云仙。孺人是本分人，他就开口明央求道：“云仙我实在是看上了。他要得到手，也替了你的力气。我日后的功名还要靠他，要你总承一总承

。”孺人道：“我也不阻你的高兴，怕这个人不是好惹的。你可不要失了体面，日后懊悔晚了。”这公子如何肯听？

好酒遇着香醪，渔色得逢姜女。

任你金石之言，只是春风马耳。

可怪这云仙，虽是边塞上人，性安淡薄，又极稳重。这一些豪华光景，如同不见一般；公子说些风话，如同不闻一样。这边公子想日着鬼的，自摸拟道：“我某时说甚话，盯我一眼，似乎有情；我某时说甚话，他不答应，似乎心照；我且做一做试试，看是何如。”便央求孺夫人装病，要云仙在房中服事。着他在房侧边一间小阁子里，与一个二十七八岁奇丑丫鬟小妹同睡。自说夜间好便于出入往来，调理汤药。这云仙明知不便，但不得不依他使唤。公子自与孺人、小妹设定了局。只是这小妹：上灶手腻高一寸，踹街脚泥厚八分。

帚眉螺眼又歪唇，破币袄虫虱列阵。

似这样女子，如何与他同科床？再三要与云仙同榻，云仙到底不肯。自在床侧一张小桌上打盹，道：“夜间孺人相唤，便于起来。”小妹再三来扯他脱衣裳，外床睡。缠了半夜，小妹瞌睡，自脱得赤条条，吹灭灯，放倒头一觉。到了更尽，房门轻轻一响，似乎有个人的脚步响，走进来。云仙惊醒，侧耳听时，脚步声向床边去了。这公子竟上在床上，捧住了小妹。

这原是公子计议的，要云仙在外床上睡，便于来偷。公子一到床边，摸着个女人，只道是云仙，急急的就去下手。小妹也将错就错，不肯做声。只听公子悄悄的道：“好姐姐，我一路上其实亏你，如今你给我做个二孺人，不强似做家人媳妇吗？孺人是烂本分的，家事就是你执掌了。”一头干着，一头说。云仙听了，道：“这厮怀这样狗意，如今他错认定盘星了。”要笑不敢，只听见两个人正高兴时，那病的孺人也不装病了，携了盏灯，竟进阁子里业，揭开帐子。小妹急了，将公子连掀几掀，放不下来。公子道：“不妨，孺人许了我的，他不吃醋。”这也是公子设的局，要孺人冲破了，捉正他做妾。那孺人一看不是云仙，却是公子与小妹，道：“差了！”彼此一笑，把个油盏落在地下。公子满面羞惭，趁这黑影里，走了出房，孺人还笑个不止。

轻那鸭步入兰房，错认刘郎作阮郎。

咫尺天台难问路，油盐酱醋惹衣香。

云仙却来问了房门。小妹道：“云仙姐，你在那里？我替你吃了半日苦。”云仙道：“怕你也不苦。”仍自和衣打睡。外边孺人笑，公子恼，不肯心死，连日用心伺候他。一日，云仙在房中，将要出去，并没个人。公子急急的跟随，上前一把握住，就布过嘴去亲嘴。这云仙手脚极快，轻轻托住下颏，下头就把脚往上勾了一勾，左手就用力一肘，只听得咕咚一声，早把个公子跌翻在

地下了。

不能勾凤求凰，反跌个狗吃疖。

孺人在房中，听得房门外似山倒的样，响了一声。忙走出来看，却是公子倒在地下，云仙恼恼的在前面走。公子见孺人，勉强挣起，挪着屁股道：“滑！”孺人道：“他的手滑，你哄又哄不得，强又强不来，收了心罢。看他光景，大约恼了。”公子这一跌，反跌得颠撅发，道：“我不得不狠做了。”赶到房中，取了些物件，去叫方兴。

方兴正在房中，听云仙述公子屡次无理，忽然听得公子叫，只得出来看。公子板着脸道：“方兴，你妻子用多少钱讨的？”方兴道：“是自己用二十多两银子讨的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二十两银子，二十两酒器，还你个一本一利。我不嫌他败叶残花，你另讨一个，把云仙让与我罢。”方兴道：“不知他意下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他中千肯万肯，要你答应了，送到我房里来。你休要作难。你原是我的家人，轻则赶你出门，重则装你些罪过，送到官，一顿板子监死你，这妇人不怕不是我的。我还在有天理、有人心上做事。我在这房中专等，你快去打发他进来。”说了，自进去了。

芙蓉碧波中，开花两相倚。

怪他风雨横，分飞落秋水。

方兴也回到房中，把银子放在桌上，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事，前边还是暗做，如今竟要明夺。”云仙道：“怎么说？”方兴道：“小主人把这银子、酒器给了我，叫我另娶妻室，要你随了他去。你若是不依，道我原是他家人，轻则逐我出去，重则装我些罪过，送了官，监死我，不怕你不归了他。”云仙道：“不然，这主的银子，也装得罪过了。你的意下如何？”方兴道：“你是我的结发夫妻，怎忍的叫他夺了去？”一伸手去壁上拿挂的刀，道：“我去与他拼命。”云仙一把扯住道：“痴子，命没了，争我做什么？”方兴道：“你不是他讨的，不是他家人，和你去罢。”云仙道：“咱逃走了，这便是罪过。他奈何不得我，须奈何得你。这一结还得我去解罢。”方兴道：“你还是舍了我吗？”云仙道：“也未必舍你，你只要顺着我。”方兴道：“你不舍我，终不然一马两鞍？”云仙道：“也断然没有这样事情。你只管依从着我，我只管随了他的主意去，自有道理。”方兴道：“也罢。”

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

里边小妹捧出一件紫丝绸袄，银红线绒衬一条白洒线裙，道：“送来与二孺人装新的。”方兴看了，两眼火发道：“我也不讨了，出家去罢。”云仙道：“你要出家，我还与你双修。”这些混话，方兴也拿不着云仙的主意，只是气的跌脚捶胸。云仙自去开箱，倒笼装束。天色已晚，里边着人连连催促，他

便穿了装新的衣服。方兴一把手捏住道：“姐姐，你竟去了吗？”云仙道：“不去待怎生？”方兴两泪交流，牵衣握手，要想聚一聚别。里边妇女又来得多，下不的手。云仙又对方兴说：“我去了，你且在这房中坐地，等着我罢。”这一干妇人簇拥着他，竟洋洋而去。

点点青宵更漏长，玉环新进舞衣裳。

管弦咿哑西宫乐，寂寞残灯照寿王。

孺人见云仙也是个崛强人，今日曲从，怕他相见害羞，令：“送进房去，明日相见罢。”一进这房，那些妇人暗地里指手画脚道：“向来是我们一辈人，如今却又做小主母了，是个快活的，有福分。但只是叫方兴是丈夫，还是家人？”小妹道：“如今他也不害我做替身，不跌他了。”

方公子一见云仙进房，事已十分成了。于是先到孺人房中安慰温存一番，然后进房。走到跟前，一把搂住云仙，吃合杯酒，被云仙一掀，把一领斩新藕合花绸道袍，泼了一身。方公子抖了一抖，道：“二孺人，你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怎么这等？”自己要搓挪他，又怕这些人看见，不像模样。他便把这些妇女推着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口出房门关了。这些人都伏在房外听他张他。公子见没了人，便捱身过去，道：“二孺人，你试一试，我比那方兴的大似风月，骨气高多着呢！”只见云仙便去解装新衣，公子见了，欢喜之极，道：“正是，我们快睡罢。”那云仙把这两件衣服脱焉，往地上一撩。倒剔双眉，大眸星眼，飏的一声，从膝裤里抽出一把解手刀儿，手指公子，大喝骂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的狂徒！我自辽东一路上保护你回来，不但钱财不失，还全了你的性命。我好端端的夫妻，你怎么生拆我的，倚着势力强要占我？你也看看我可能好惹的吗？一马一鞍，怎么逼我为妾？你那银子、酒器，全是要设局害我丈夫的。常言道，先下手者为强。且先砍了你这个驴头，然后再剖腹取心，以泄我恨！”话还不曾说完，方公子早已钻在床底下了，道：“二孺人，饶了我的狗命罢，我再不敢起这样狗心了。”云仙又把刀子敲着道：“谁是你的二孺人？快快出来受死！若不出来，我把刀子捌你百十个窟窿。”这方公子在床底下大声叫道：“云仙姐，我在这里给你磕响头，你大放慈悲，可怜可怜，饶了我罢。”

方图琴瑟调，忽见干戈起。

枕席有危机，少年富戒此。

一发动时，外边妇女听见，飞的一样去报孺人，说：“孺人，不好了，云仙姐杀公子了！”孺人听见，面如土色，两步并做一步赶来，道：“做出来，不听我！”到房前，却听得公子在床底下求饶，孺人道：“快开门，还未曾杀哩！”众人打房门，似擂鼓的一样。孺人着力喊道：“云仙姐，看我的分上

，饶了他罢。”又叫两个有力的妇人，推倒房门。灯光之下，见云仙姐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刀子叫骂：“那个敢近前来！”只有孺人没奈何，走向前道：“云仙姐，千不是，是他的不是。如今已晓得你的贞节，你的手段了。只求今日恕他这一次，以后若再有差错，再不要饶他。”去床下扯公子道：“你出来，陪云仙姐个理。”越往外扯越缩了进去，道：“孺人，你便替我磕两个头。以后我若再要无礼，一百个头任他砍。口取笑，我就生锁喉风；手取笑，我手上生七八个大疔疮。要说谎，天诛地灭。”孺人道：“云仙姐，看他说的这样极咒，恕他这一次罢。”云仙道：“人虽有贵贱，一夫一妇，自古如此。我当日尽心保护他回家来，我不望报，怎么反来要污我的身体，拆我的夫妻？他怀心太也无良。如今孺人说了，我也不计较他。但只是今日这一番，他必怀恨要图害我，我也住不的了。这须夫人作主，容我夫妇远去，访道修真。”孺人道：“他也是个无才之人，日里虽是这样说，其实不能害人。云仙既要这样，我就将方兴的身契交付于你。若肯在此，黄山有一个小庄，极其幽净，尽可修行。逐月的道粮，我愿供给。你若要往远处去，我自厚赠些盘缠。”这孺人随即取了方兴当日的文书，交付于云仙，又道几个妇人，送云仙出去回房。

倏而金刚努目，倏而菩萨低眉。

降伏贪淫八怪，翻然独证菩提。

方兴冷坐房中，听得里面喊嚷，觉得跷蹊，不敢轻易出门。忽听叩门，开了看时，却是云仙。方兴满心欢喜，道：“你如何得来？”云仙道：“他如何留得我住？这厮被我要杀，他躲在床下，孺人再三苦劝，饶了。还你的身契，听我二人出家。我适才许你同去不差！”方兴道：“方才言语，再想不出你却有这个主意，这个本事。但只是你要杀他，你却又不肯令我去杀他，又是个什么缘故？这却不解。”云仙道：“痴人！人可杀得的吗？但我有放有收，你是一勇之夫，必然做出事来了。故此不可。如今只索就行。”遂把身契递与了方兴。方兴见果是身契，喜不自胜。

飘飘行云，翩翩飞鹤。

翱翔碧空，不受羁束。

这里边方公子在床底下，听见说云仙去了，方敢扒将出来，浑身上下，真是一个灰狗。呆瞪瞪的问道：“果然去了？这才是个真正贞烈女子。我实在不识得他，所以如此，令人追悔莫及。”孺人道：“这个贞烈女子给你做个二孺人，也不枉了。”公子道：“罢，孺人，不要碎刀来刖我。”孺人道：“我这膝裤里可没有刀子。”搀搀扶扶，把方公子送回房中。

次日，方兴果然邀进这银两、酒器，就要拜辞起身。公子与孺人苦苦相留，定要他再住三日，又给他办了道衣。到了第三日，公子于是备了斋饭，以客

礼相待，送他出门。公子又取房中四十金银子赠他。方兴固辞道：“云水之人，实实无所用此。”后来不得已，收了几两散碎银子，拜别公子、孺人，与云仙夫妇出门而去。

朝餐涧水寒，暮宿青山冷。

持此铁石心，玄都自堪证。

歇后两年，方参将从东征后回家来。方勤到了老曲家里，老曲此时已经死去两个多月。曲从规尚在，与他正在那里叙谈，忽然见两个云水道人，从外面进来，扶棺大哭。曲从规还不知是谁，及至走近前来一看，却是妹夫、妹子。方勤因此也上前去，问他家的消息。方兴说：“俺如今辞了公子，出门已经二年有余。那年离家的时候，家下俱各平安无事。”方勤又追问道：“你二人想必还在此处双修？”云仙从旁道：“这个所在如何住的？我观此地，二十年之后，还要血肉交流，胡尘蔽野，连我哥哥也当早早入关，我如何在此住得？此言切记，不可忘了。我只因老父去世，故今日特来一哭，不久即往海上去矣。”云仙又对方勤说道：“我在家时，承大娘的看顾，我无以报答他。他不久就有产厄，我有药一丸，烦你速速寄去，临时服之，可以免了此难。”方勤接了药，又问道：“嫂子几时起程？”云仙道：“我也不能久居于此，待明日我就去了。”次日早晨，云仙夫妇即速别了哥嫂，竟往海上去矣。及至方勤来送时，曲从规道：“他夫妇早已行了。”方勤从此也就回家。果然回家时，大娘分娩艰难，堪堪与死为邻。方勤遂将云仙的药取出来与大娘服之，委实无恙。原来此药真是灵丹，还托在小孩儿手出来，合家遂钦重如神明一般。二十年之后，辽阳果然就有奴儿哈赤之变。